宁波好书

日常就是生命

——评林华烨《花谢，花会开》

浦 子

很难想象，花20年时间写一本书，会是何等的奢侈。20年，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林华烨用的不是绳，也不是水，而是她前半生的日常。日常就是生命。

我看到了一部由生命体验构成的书。林华烨的《花谢，花会开》分成四小辑，一为“纸短情长”，二为“桃李春风”，三为“心暖花开”，四为“山光水韵”，是作者20年的散文、随笔和小品文、速写类的创作积聚。书中的一些篇目，犹如河边散落的石子，历历可见可辨那特有的美。

于是乎，《最美丽的相遇》来了。“等不及想见到你，不知你是否还能感受我所有忐忑的心情？”这篇文章的开头令人心头一热，没有切身的感受，是写不出来的。这是母子之爱，是一个母亲从怀孕到孩子出生的刻骨铭心的爱的经历。生命的萌芽，生命的躁动，生命的诞生，每一刻，都是生命自己在说话。

《家有乳儿》是上一篇的延续。包括后续的几篇，都是关于母子之爱这一主题，都是从爱的自然真挚中，品味初为人母的激动与欣慰。一直到《带着蜗牛去散步》《敬畏生命》，这一个系列的散文出现了一个高潮。前者是作为一个母亲对于培育新生命的责任和思考，“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催它，唬它，责备它……”后者是作者从儿子险遭车祸的瞬间获得的生命感悟，那是生命的无法承受之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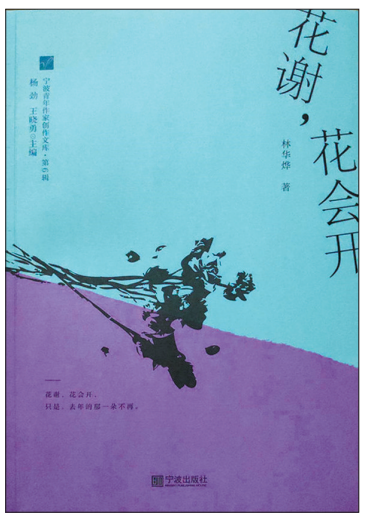
在《月圆人不圆》一文里，作者对生命充满感激，这缘于父亲的逝去。人类是宇宙中自然而然的存在，生生不息，周而复始。对于具体的个体而言，生命的诞生无法决定，生命的结束亦无权决定。作者在文章里清醒地意识到生命轮替的意义：“月圆月缺，花开花落，燕来燕往，人生潮起潮落。”这可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相媲美，“向死而生的意义是：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一朵花的美丽在于它曾经凋谢过。人当诗意地栖居。”

人性的关怀和温暖，是作者久久不能忘怀的生命之美，这在《愿天堂里没有疾病》和《永远跌不碎的歌》里，有浓墨重彩的体现。两篇都是为悼念逝去的文学老师而作，前者是在《宁海报》上刊登其处女作《湖、雾、火》的编辑、县作协原主席徐群飞，后者是给她教学上极大帮助的儿童文学作家杨明火。林华烨怀念两位老师生前的点点滴滴，虽然都是一些小事，可这些小事如珍珠一般，珍藏在她的心里。

关于生命的另类体验，作者写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情愫。如《与酒无缘》源于一次醉酒体验，作者写道：“酒是一道风景，而我此生注定只能远远地欣赏。”在《戏缘》里，作者回忆了童年观“社戏”的欢乐，那是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少女时代。在《紫藤花，开过》里，作者体悟到了生命的灵性，并伴有哲思。在《最美是书香》里，作者深情地写道：“书，如一位挚友，真真挚挚，温暖着我的灵魂……”这是生命不断升华的希冀所在。

对于大自然的体验，是这部书的又一亮点，这一系列文章中，犹以《月夜游双山》和《日出沧海》为佳。且看《月夜游双山》拟人化的开头：“盼到退潮了，太阳像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一蹿一蹿的；又极像恋家的莘莘学子，在离乡时，不情愿地一步一回头地走下山去。那条浅灰的水泥道随着海水的浅去而隐约清晰起来。海面上风平浪静，烟波浩渺，云笼雾罩。此时的双山就如一个披着面纱的少女。”文章奇短，不到千字，从白天写到晚上，诗一般隽永，如果没有精湛的概括能力，难以达到。《日出沧海》里对大自然的描摹更加精彩。这两篇文章的发表相距了10多年，相比上篇，《日出沧海》不仅语言上更有质感，在生命体验程度上也有极大提高。

林华烨想用这部书告诉世人，体验生命并不仅仅是为了活着。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每天反复做的事情造就了我们，然后你会发现，优秀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幸福是把灵魂安放在最适当的位置。”



品 鉴

被作品定义的寂寞人生

——读《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

黄 岚

若问戴望舒是谁，估计还是那个“撑着油纸伞从雨巷中走来的丁香姑娘”更知名一点。《雨巷》正是戴望舒的成名作，他因此而获得“雨巷诗人”称号，并被定义成忧郁的抒情诗人。的确，“丁香姑娘”彷徨在悠长而寂寞的雨巷，有希望，却又飘走，就像戴望舒的人生，寂寞着，奋斗着，希望着，却又终究什么也没有抓住。

戴望舒（1905年－1950年），杭州人。17岁时就发起组织文学团体“兰社”，24岁编写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同时翻译了许多外文作品。我们对诗人的了解基于他的作品，寂寞的诗人写下许多寂寞的诗行。他的诗作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小资情调”，寂寞、忧愁是前期作品的主题。如《寂寞》诗中前半部分：“园中野草渐离离，托根于我旧时的脚印。给他们披青春的彩衣；星下的盘桓从兹消隐。//日子过去，寂寞永存，寄魂于离离的野草。”在普通人眼中有无限生机的离离野草，在诗人眼中是寂寞的、沉静的、内敛的。这种寂寞内心的反映，在诗作中随处可见。又如《夕阳下》最后一节：“幽野偷偷地从天末归来，我独自还恋恋地徘徊；在这寂寞的心间，我是/消隐了忧愁，消隐了欢快。”被忧愁寂寞格式化的诗人，已经逃不出这些字眼的俘虏。

而改变他诗风的是不屈的斗争，戴望舒在沦陷区时变身为寂寞的战士。七七事变第二年，33岁的诗人带着妻儿前往香港躲避战乱。他的激进是自年轻时就有的，不过在香港时这种倾向更明显了，特别是1942年日本占领香港后，他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刑罚折磨，却始终没有“交代”一个字。在狱中写下的《狱中题壁》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言辞直率，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此时的戴望舒，更像是一个以笔为剑的战士。如“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在日本占领的牢里，他怀着的深深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这个“你们之中的一个”是指他自己，这首诗更像是他的遗言。面对敌人的迫害，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出去了，但他并不妥协。看到这样的诗句，真让人热血沸腾。我极喜欢《我用残损的手掌》这首诗，写得凝重而深情，又寄予希望，这是他一生中写得最有深意的诗作，也是我国新诗史上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开头写道：“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用当时的沦陷区和解放区这两个区域作对比，用“残损的手掌”抚过这广大的土地，这手掌有可能是在敌人的刑罚中受损了，也有可能是他心灵受伤后的意象。把祖国的形象想成一幅画，装在诗人的脑海中，虽然此刻的祖国遍体鳞伤，但诗人想象在经过我们“全部的力量”动作之后，“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是希望所在，是光明的象征。“因为只有在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我想象诗人奋笔疾书的样子，他的情感像喷发的火山，燃烧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

除去为之奋斗的理想外，戴望舒的寂寞还来自失败的爱恋。戴望舒在婚恋感情这件事上，有明显的缺陷，他不清楚自己的性格，也不知道怎样爱人。最初，他单恋上了好友施蛰存的妹妹，姑娘可能是出于同情或被他的追求所感动，与他订了婚，而成婚的条件是他出国取得文凭。像戴望舒这样自由惯了的诗人，怎么可能端端正正坐在教室里听课写作业？达不到恋人的要求，他当然失恋了。这段单恋给他一生的婚恋感情打下失败的烙印，平添许多寂寞。戴望舒后来与仰慕他的另一个姑娘成家了，要命的是他并没有从前面的失恋中走出来，一直拿妻子与前女友做比较，这种比较是致命的。而他的第二次婚姻同样如此。婚姻不幸有诗人性格上的原因，但也因此加剧了他的寂寞与悲伤。

1949年后，他满怀热情地来到北京，正准备为人民而工作时，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年仅45岁。回顾他的一生，短暂的幸福被长长的寂寞包围。《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与其说是人物传记，不如说是诗人的作品叙述，行文繁杂，充满了考究的文字，要在一大堆文字中寻找戴望舒的人生轨迹，着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唯有从诗人的作品中寻找他的思想、喜好、爱恋，以及他那深深的无处不在的忧伤与寂寞。

追求的过程就是奇迹

——《奇迹病房》读后

章 溪

小说《奇迹病房》是法国作家朱利安·桑德勒尔的作品。主人公塞尔玛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单亲妈妈，一天，她带着12岁的儿子路易外出，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一辆卡车撞倒，不省人事。

路易躺在重症监护室里，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医生对塞尔玛说，在接下去的一个月里，如果路易没有醒过来，他们将放弃治疗。塞尔玛悲伤之余陷入深深的自责，她后悔自己太专注于工作，疏忽了对儿子的关心与照顾。她回家整理路易的房间时，发现一本笔记本。在笔记本上，儿子写下了想要实现的一个个梦想：在一座摩天大楼的顶端欣赏东京的灯光；到布达佩斯参加一场“彩色跑”半程马拉松；在废墟酒吧喝上几杯，然后在塞切尼温泉浴场疯狂的电子派对上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塞尔玛突发奇想：儿子的生命也许只有30天，他这辈子可能无法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望了。既然如此，那就帮他去实现这些梦想，然后以视频、图片、语音的形式展示给病房里的儿子。虽然儿子成了植物人，但也许能感受得到呢。现实生活中，奇迹很难出现，但如果不去追求，怎么知道不会发生呢？她当即买了一张飞往日本东京的机票，按照儿子的意愿，在明治神宫参加了一场传统婚礼；在涩谷闭上眼睛任由人潮推着自己前进；按下日本马桶的所有按钮……

儿子的有些愿望比较难实现，比如“跟埃德加参加集训”。埃德加是个足球教练，专门教十几岁的少年踢足球。塞尔玛不擅长体育，更讨厌足球，但她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去报名，跟着一群少年踢球，摔得鼻青脸肿。更疯狂的愿望还有，比如“在罗格斯皮龙夫人的课上脱光衣服”等，塞尔玛居然也一一实现了。

路易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弄清楚我的爸爸是谁，跟他见面，就见一面。”路易的生父马修是英国人，开有一家画廊，多金又多情。十几年前，当年40岁的马修略施小计就骗取了24岁的塞尔玛的感情。当塞尔玛兴冲冲地来到马修的画廊想把怀孕的消息当面告诉他时，迎接她的却是马修的妻子。她告诉塞尔玛：“我丈夫在巴黎有很多女友……”塞尔玛伤心极了，不再跟马修联系。直到路易出车祸，马修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儿子。塞尔玛为了实现儿子的愿望，去了马修的画廊“跟他见面，就见一面”，没有说话，转身就走。

一个月的时间里，塞尔玛马不停蹄地去实现儿子的愿望，然后回到病房，把拍摄的视频、图片展示给儿子，并在他耳边唠唠叨叨，但儿子一直昏迷不醒。当塞尔玛完成儿子最后一个愿望，也就是跟马修见面后返回途中，她的母亲以及医生打来电话。她不想接，因为这一天是儿子住院的第30天了，一个月来，儿子的症状没有丝毫减轻，她预感医生准备放弃治疗了。然而，当她走进病房时，却发现儿子已经苏醒过来，正努力地活动四肢、开口说话。塞尔玛喜极而泣，原来生命中真的有奇迹。

所谓奇迹，就是想象不到的不平凡的事情。一个月前，塞尔玛还是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职业妇女。一个月来，塞尔玛在替儿子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发现了生活中的很多小美好，在跟着足球教练埃德加参加集训的过程中还找到了爱情。这对她来说同样是奇迹。

现实生活中，奇迹很少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但有时候追求的过程就是奇迹。前段时间，网络上疯传一段视频，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武汉一位90岁的母亲在医院里陪伴64岁的儿子，帮儿子排队等床位。她还向护士借来纸笔给隔离病房里的儿子写信，鼓励他挺住。几天以后，老人盼望中的奇迹没有到来，儿子去世了。但是，伟大的母爱鼓舞着无数人去抗击疫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病房里的奇迹。

荐 书

《复成新村的陈年旧事》

作者	张元卿 尹引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9年12月

复成新村是南京重要的近现代建筑风貌区，但因为建筑破旧、环境不佳、规模窄小，曾被列入拆除计划，后因各方反对而中止。《复成新村的陈年旧事》以考证门牌号码和确定户主身份入手，希望深入挖掘这个社区的历史，彰显其存在的价值。

两位作者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发现对于复成新村单体建筑历史及主人身份的研究目前处于空白状态，且常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因此在《复成新村的陈年旧事》一书中，从复成新村的门牌号入手，对新、老门牌号进行考证和对应，对每幢建筑的原主人身份进行调查和确认，并结合大量珍贵的史料和馆藏资料，挖掘与老街区相关的名人足迹、陈年旧事，还原老街区的民国风貌。

历史街区的存在，不仅是为了见证过去，更是为了维持城市历史环境的延续性。为什么要研究复成新村？两位作者在书中谈到，复成新村是当代南京保存最为完整的近代居住区之一，是能够反映近代房地产业的经营、建造和规划特征的，具有独特的建筑艺术和历史价值。在准备资料写书的过程中，无论是到档案馆查资料还是走访老居民，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有些内容只能通过旁敲侧击去验证。两位作者援引了当时的户籍卡等多种资料来进行论证，务求信息的准确性。

作为“微南京”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两位作者将其研究城市文化的思路以及所做的努力展现在读者面前。

（推荐书友：金永淼）

《克莱因壶》

作者	（日）冈岛二人
译者	张 舟
出版	化工工业出版社
日期	2019年9月

由于爱看推理小说，于是就找到了这本《克莱因壶》。看到书名非常好奇，上网一番搜索之后，才知晓克莱因壶原来是数学家制作的、属于四维空间且永远也填不满水的瓶子。全书文字浅显易懂，篇幅也不算长，但看完之后发现原来此书是1989年的作品，距今有30年之久，由衷地膜拜两位作家的联手之作。《克莱因壶》不仅是一本精彩的推理科幻小说，更像是上个世纪提出的虚拟现实概念的超时代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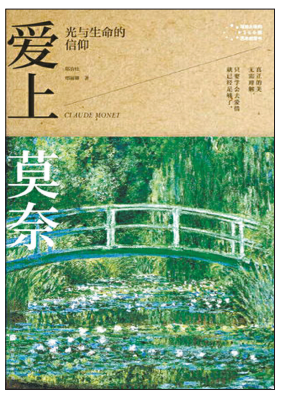
文章开头以倒叙笔法吊起读者的胃口，流畅得让人忍不住一口气读完。悬疑处让人分不清现实和虚拟，尤其是书中的耳环场景设置，和《盗梦空间》里经典的陀螺如出一辙。推理处丝丝入扣，情节引人入胜。每次作者抛出一个看似确定的答案，后面总会有剧情反转。在人物塑造方面，梨纱、七美、姬田几名角色也很讨喜。

总觉得也许我打开书本的那一刻，就已经落入作者的克莱因壶里了。回溯成书的30年前，当时国内别说电脑了，连电视机还是黑白居多，而作者的脑洞已经大到超乎想象，甚至包含了近些年来才实现的VR技术。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超前的艺术，艺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

“从开始的地方开始，在结束的地方结束。”莫比乌斯环没有表里之分，克莱因壶也一样，没有内外之分。就像书中的结局一样——那个人总以为自己在表面行走，却不知不觉已走到了里面；我以为自己在书外看得分明，却不知已经深陷书里不能自拔。就像走在克莱因壶内的人，会分不清壶里和壶外、虚拟和现实。

（推荐书友：小宇）

《爱上莫奈》



作者	郑治桂 郑丽卿
出版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日期	2019年11月

《爱上莫奈》是“写给大家的360度艺术启蒙书”丛书中的一册，由资深艺术评论家郑治桂、郑丽卿联袂撰写。前半部分是传记，线性叙述画家生平；后半部分选取10个关键词，紧扣作品分析风格。两部分互相印证，搭配大量名画，展示其人其作。

前半部分突出莫奈的生活，包括他的求学经历、恋爱经历。莫奈成长于诺曼底的勒阿弗尔，自然风光是他永远的艺术源泉。青年时期，莫奈师从颇有造诣的海景画家布丹，布丹带领莫奈学会了户外写生和观察光线的变化。

莫奈后来成为印象派的领袖。1874年，“艺术家无名协会”在巴黎举办了首次展览。“印象？”刻薄的评论家嘲笑莫奈的《日出·印象》，“哪怕最简单粗糙的墙纸图案都比这幅海景画更像一幅已完成的作品！”莫奈和同伴们坚持立场，索性以“印象派”为名。

19世纪后半叶，欧洲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迅猛发展，人们的感觉也仿佛晃晃悠悠，混乱动荡。印象派画家以其敏锐的感知，试图抓住稍纵即逝的瞬间，营造城市的生活氛围。印象派的绘画主题是现实的眼之所见，比如，塞纳河畔的风景，街上的绅士淑女，劳作中的农妇。这样的题材场景在当时被认为是激进先锋且违反世俗道德的。

后半部分呈现了莫奈每个时期代表作品的形成与整体风格的渐变过程。干草堆、白杨树、鲁昂大教堂、伦敦国会大厦、日本桥、睡莲……莫奈的艺术世界，是一个流动的、既真实又虚幻的世界。

“来自大自然的寥寥三笔胜过画架上两天的室内工作。”莫奈把他的想法与毕沙罗、雷诺阿、塞尚等朋友分享。他们走向室外，走向野地，在风景中大胆捕捉光线，描绘自然所具有的色调。

“印象派的历史从其发展之初到鼎盛时期，克劳德·莫奈都与它紧紧相关联。所谓的印象派，其艺术形式并没有严谨的规范，所以每个画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印象派风格。”该书这样评价，“而莫奈，始终坚守在光影与色彩的世界里捕捉‘印象’，也因此，借由他的画作让人重新体悟到光与自然的结构。”

（推荐书友：林颐）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